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

### 第十回 老吏著書官場盡相 高明罵座奴子羞顏

話說四川新放的這位制臺，是個少年科第，由翰林外放，不到十年，洊升雲南撫臺。今又升了四川制臺，自然是眼空四海。一進四川境，便為了辦差鬧過好幾次。不是把碗盞砸碎，就是把辦差的家人打一頓馬棒。沿途所過的州、縣，無不惴惴。這個風聲，一傳到省裏，這位署首縣姓楊，名愕，是有名的一位幹員，手裏也有幾個錢，便格外的討好。不但房屋的裱糊，都是花綾子的；就是下而至于毛廁裏頭，也都是紅氈鋪地。至于制臺帶的人，自朋友以及三小子，無不都有一分應酬。果然錢可通神，新制臺面前，自然是譽言日至。制臺也覺得好，便狠狠稱贊了幾次，接過印，也不問軍情債務，先招呼藩臺第一句，是把楊愕調個最優的缺。藩臺不敢不答應，當時選來選去，不是纔到任，就是署任來滿，祇有夔州府的首縣奉節縣，方纔期滿，就掛了他的牌。楊愕聽見，很為歡喜，連忙上院謝委。等到署事的人揀了日子，便交了印。一面在外面應酬，一面料理行裝，以便動身。如今單表這位楊愕，是四川省裏第一個猾吏。不論什麼上司，沒有一個敷衍不好。自到省第二年之後，一連十二年，沒有空過。眼眶子雖然極大，心眼子卻是極小。就有一班不要臉的去討他的教。他先前也不肯說，後來，就有些拜門的。楊愕卻是最喜此道的，並不推辭，從此便狐群狗黨，愈引愈多，居然是一個大老前輩了。此次掛了牌，這些門生便想了一個法子，大家湊了分子，在湖北會館裏叫了一班戲子，替他錢行，又好順便叨叨他的教。頭一天便發了帖子過去，到得次日已刻光景，又用大眾的手本去請。不多一刻，早有人來送信，說是來了。大家連忙搶到門口去站班恭候。

遠遠望見楊愕坐著四人大轎，前頭一把紅傘，又是四個小隊，飛奔而來。楊愕坐在轎子裏，那付儀表，實在是氣派得很。人家就私下裏嘖嘖贊美。須臾，轎子到了門口，楊愕下了轎，朝兩邊這些門生拱了一拱手，又讓了半天，便一眾圍隨著擁了進來。到得大廳上，楊愕便去站在上首，眾門生齊齊排在下邊，行了一個全禮。楊愕在上邊還了一個半禮，算是門生見老師，應分的規矩。接著，便是為頭的來讓茶、讓坐。戲臺上已是加官踱了出來，搖擺了一回，又是財神出來跳舞了一回，這是眾門生替老師取個升官發財的意思。跟手演了一出《大賜福》，一出《趙延借壽》，一出《滿床笏》，都是老戲。

楊愕往四下裏一望，收拾的也還齊整。眾門生又叫掌班的上來請點戲，楊愕隨便點了兩出。這就擺起酒席來，果然烹龍炮鳳，樣樣精工。楊愕大喜道：「難得諸位老弟如此費心，愚兄實在抱歉得很。」首坐便道：「這是點小意思，老師快不要如此說，越發叫門生們置身無地了。」當時又上了兩道菜，幹了幾杯酒，首坐的便開談道：「老師這次榮任出去，離省又遠，門生不能常常領教，殊為快快。但是門生在省城裏，一年一年的真是不了，聞得老師到省沒有空閑過，雖然說是能者多勞，門生亦斷不敢望其項背。但此中一定有個操縱之法，還求老師不吝教誨。倘異日仰托洪福，宦選順遂，有生之日，皆賜之年。」

楊愕聽了他這話，心花怒開，眉飛色舞了一回道：「這個倒容易，大凡新到省的人，是兩眼漆黑。那個是上司歡喜的，那個是不歡喜的，一時也不知道。第一總要打聽明白，那紅人固是要緊，千萬不可失禮。就是那黑的，也要留心。這裏頭有幾種的看法，或是家裏有錢，或是什麼舉人、進士出身，也就不十分怠慢。為什麼呢？有這一種人，盡管在省候補，卻要擺臭架子，不肯去走人的門路。非到山窮水盡的時候，不肯去找人。要是他肯去找人，是沒有不靈的。第一是他有錢，能運動。第二是他老師同年多，有聲援，所以容易翻身。若是平時我們得罪了他，一時不容易修好的。然而，說雖是這樣說，紅黑二字總要認得明白。再次是錢不可不用，當用則用，亦不可亂用。要是紅人兒，不論是道、府、州縣佐雜，總要應酬得面面光，卻並不是叫你把錢去亂塞。不過他說什麼，我們付度付度，可行則可行，不可行亦要好好回復。至于小小不言的，卻又萬萬不可惜小費。止有一種一時不得翻身的，卻又不可理他，平時總要遠他些，為的怕他是熱落了，就要開口。論起來就直言回復，亦無不可，不過像你們這新出路的人，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。其實有什麼不好意思呢？」

「從前我在首縣任上的時候，有一位知府金人緘，送了十個馬封來借印。你想，印色油朱雖說有限，難道不是錢？況且，金知府是黑透的人，我就回復了他。叫他管家回去說，要你主人寫一封親筆信來，作什麼用？以備存案，我是不能代人受過的。他來人回去說了，金人緘有了氣，也就作罷。恰恰這天晚上，積于發先生送來一張片子，要借一百個印封，說是發訃聞用。這積于發是制臺的紅人，且雖是丁憂，仍舊在內辦事。那又不比金人緘了，我卻如數送了一百個印封，一個錢沒收他，還對他來人說，如果不夠，盡管來取。我記得小時候聽見人家念《禮記》有‘父母所愛亦愛之，所敬亦敬之’這樣兩句，我就是竊取的這個法子。我們在外邊做官，就如做兒子一樣。祇要父母歡喜，別的不問了。況且，得罪了父母，亦祇平常，等到父母年老歸西，那分家資總是我的，祇有上司，卻萬萬不可得罪，得罪了，重則參革，輕則停委，真要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那纔苦呢！所以，人家說，如能以伺候上司的法子伺候父母，便是真正孝子。一點也不錯，說這個話的人，真是閱歷有得之言。惟願諸位老弟細細的品評這個理。」

「再次，就要看上司的脾氣，有的古板的，有的時式的，有的裏外一般方正的，有的內方外圓的，有的口不應心的，總要去試探出來。最難的是一種人，滿口仁義道德，說起來要地方官潔己愛民，候補的志趣不苟。每逢外州縣的事，或是派個把委員出去，滿心放不下，又密密打發人暗地裏去打聽。見了這些候補人員，問長問短，刺刺不休。他的意思，說是要找個有才具的，他也不曉得，人家出來做官為什麼？常言道‘千里為官祇為財’，人家不為著錢，出來做什麼事？既到了官場，什麼叫做才具？我說，祇要會想法子，就是才具。頂可惡的是，他見人時常有差委，反不喜歡，說他會鑽。看見沒人委過什麼事的，他偏要極口褒獎，說他安貧樂道，那纔真是嘔人呢！」

「還有一種上司，滿口說話全是機關，須要留心體貼，不可當作耳邊風滑了過去，我還記得前任制臺在任的一件事。不是有一個候補知縣被參公然行賄的麼？說起來亦冤枉。那一天，卻有幾位去上院，制臺祇見了兩位，說了幾句閑話。制臺便提起，現在出了一個某某的缺，二位的資格也都夠到了，但是這個缺不容易，總要有些威儀纔能勝任。當時，這兩位老哥唯唯而退，亦莫名其妙。出來對人去講。就有這個冤桶猜著了《中庸》上是有一句‘威儀三千’，這明明是想三千頭的意思。他卻一言不發，本來手裏也有幾個錢，又各處湊了湊，恰恰得了三千的數，便抵樁去呈遞。他也沒有同制臺說明，制臺也不曉得。這天制臺會客，出其不意，有一位候補知縣來稟見，當著大眾之下，忽然送了一個紅封袋，又請了一個安，說了一句‘求大人栽培’。」

「制臺也不曉得是沒會過他的意思來呀，也不曉得是故意拿他做個榜樣，就當著大眾抽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張銀票。制臺馬上反了臉，重重的申斥一頓，叫他回家候參。後來捱不上兩個月，果然丟了功名。諸位看看，這化錢又豈是容易的麼？前頭的制臺也不說了，現在的這位制臺，他的線在那裏？你們也該打聽打聽。總而言之，款子到了，信也來了。信來了，那你就儘管預備到任罷。然而可要打聽明白，也不是瞎闖的呢！還有一種不見客的上司，卻是最好打發。他是專講此道，此道不通，就可以十年不見，也是常事。」

「剛纔說是走上司的心經，這句話還不曾講完。譬如，上司愛華麗的，我們的衣服千萬不可古董；歡喜古董的，卻千萬不可華麗。歡喜年輕的固好，諸位尚都不老。要是歡喜有胡子的，卻要早早的留須。至于說起話來，上司說的話，總而言之不得錯的，千萬不可頂撞。隨機應變，迎合主意，久而久之，習慣自然，便自然迎刃而解了。此外的要訣就是京信，候補人員總要裏修外補。要是我們自己熟人、親友在軍機裏自然最好，此外，泛泛的信不如不弄。現錢現貨最為妥當，祇要有錢，王爺的信也容易。至于到任以後，本府、本道總要敷衍得好。幾處憲幕，也萬萬不可大意。因為本府、本道的耳目較近，若不敷衍，恐怕于官聲有礙，憲幕是要他批駁上控的案子。在任時第一要聯絡紳士，要曉得，地方官這些萬民傘、德政牌，並不是百姓送的。百姓一樣出錢，卻亦不能不出錢，出錢之後，紳士來還官的情。上司聞知，他也不曉得這個訣竅，還祇當是民情感戴呢。所以現任的應酬，憲幕是第一義，

巴結紳士是第二義。而頂要緊的，就是要敷衍洋人。洋人在內地傳教，地方官本應保護，但是，平心而論，這些在教的華人，可也實在不見得全是良善。碰著公正的教士，也未見得一定庇護他們。但是我們平時，總要把教士應酬好了。就是初一、十五行香過後，去拜望拜望他，用手本請個安也無不可。為什麼呢？照外面說，我們應該體貼皇上家懷柔遠人的意思，不要替他生事。在裏面說，我做官是為什麼呢？無非是為兩個錢。倘或一定為著百姓，同教士斤斤較量，我們這一任就怕不得期滿。所以，總要隨事論事，萬萬不可鬧脾氣。遇著氣不過的時候，祇要看錢的面上，再無不了的事。就是民教打起官司來，總要把百姓壓服下去。他們是我們的子民，他還敢怎樣？能夠如此做去，我們自然是久于其位了。」

「碰到地方民情凶悍的，還要格外留心。至于我們交卸時候，這些百姓難說沒有幾句閑話，也還容易打發。祇要化幾個錢，預先招呼出去，沿路擺路錢桌子的，每處給錢幾百文；在城門口脫靴的，給錢若干文，自然就有一種想錢的出來辦。就或有跟著轎子罵的，我們也祇可裝做不聽見。橫豎錢已下了腰包，還理他作甚！現在辦大差的事，外州縣是沒有了。就是本道、本府，也得十分盡情，無論家丁、廚子、親兵、小隊都要點綴。須要曉得，我們所花有限，所償的有幾倍呢？要不然，是這班人最壞，他頂會壞你的事。還有抬大人的轎夫，也要留心。遇著一種歡喜說話的大人，他還要打聽轎夫，你們老爺好不好？要被他說上兩句，也吃不了，卻也不可防。」

「至于一次署事下來，回到省裏，手頭總有幾個，第一要格外開闊廣交。那些候補道、府，嘴頭是再饒不過的，他遇到人家請他吃飯，從沒有一次不到。那請請他吃飯，是最好的辦法。一者可以拉攏他們，也可以多說兩句話。一次兩次自然熟識了。或是歡喜打牌的，再請他們打牌。這打牌的訣竅是，我們自己萬萬不可贏。這些人不是這局的會辦，就是那局的提調，見制臺的時候多，祇要檔口上保護幾句話，就夠得終年的酒席錢了。這其中也還有幾個字訣竅：曰紅，曰圓融，曰路路通，曰能辨骨董，曰不怕大虧空，曰麻雀牌九中中，曰衣服齊整、言語從容，曰主恩、憲德滿口常稱頌，曰坐上客常滿，尊中酒不空。照這十個快去辦，都包括在裏頭了。」

「總之，這還是些皮毛上的話，還要自己心地明白，隨機應變。所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那就是再說兩天也說不完。我新近做了一部書，叫做《升發須知》，是說想升官發財的不可不知的意思。現在剛剛脫稿付刻，等到刻好了，每位送一部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就可以懂得大凡了。但是這些事，可與慧心人言之，若懵懂的，固是不懂。就是那些念書念迂了，及中過書毒的人，萬萬不可給他看。並不是妒忌他，給他看也是枉然。非但不能照辦，他還要顛斤括兩，說些不相干的話，纔真正嘔死人哩。」

說話之時，早已酒席吃完，戲也唱過五六出了。楊愕便起身告辭，眾門生俱各排班在外面恭送。直等到他上了轎，轎子抬起，出了大門，方纔散回。大家都在那裏揣摩他的傳授，還有用筆記的，紛紛擾擾了一回，沒有一個不感激老師的教訓。大家興高采烈，等著收拾已畢，各自回寓，預備去各顯神通去了。

如今單說一位知縣駱青相，是江蘇人氏。先前年輕的時候，也應過兩次考。後來鑽到招商局裏，當過一次帳房。作了弊辭了出來，又不曉得怎樣招搖撞騙，弄了幾個錢，捐了一個知縣。因為名氣太大，曉得南幾省站不住腳，這回分發到四川去。到省以後，雖有些小差事，無奈他的手段太闊，總不夠用。這天聽了楊愕的心傳，回到家裏，著實盤算了一回，不禁的拍案道好，又搖著頭道：「終究是一面的話。」自言自語了一會，家裏人問他，他也不說。次日，便到外面轉了幾天。他本曉得候補道濟仁，是制臺的紅人，且有點瓜葛，就想去打通這條門路。無奈一連三次都是擋駕，未免心中有點不耐煩。本打算不去了，祇因為楊老師的傳授，是不可鬧脾氣，祇是忍了一口氣，派人去打聽了一個的實。

原來，旗人的門權最重，濟大人既是制臺的紅人，那些奔走獻媚的自然不少。他門口有一個馮二大爺，是濟大人的心腹，言聽計從。除掉從前濟大人認識的之外，要是有人來見，若不先走通馮二大爺的路，再也夠不著見濟大人的面。濟大人卻也知道，祇為是一向跟隨，不要緊的錢，也不來管他。所以，這位馮二大爺的聲勢，就一天大似一天了。

駱青相打聽得實了，趕緊去當了一筆當頭，去買了綢緞綾絹等物，裝了一大盤，派人送了去。馮二大爺看了一看道：「這是何苦，我是斷不敢領的。」往返兩次，總不肯受。駱青相急了，祇得親自跟了來。一直到馮二大爺房裏，再三的作揖打恭，求他賞臉。馮二大爺沒法，祇得收下，就留駱青相坐下談心。馮二大爺道：「候補老爺在省城空閑，很不容易支持，我們都有的用，何必你老人家破費這許多呢？」駱青相道：「我曉得，你老先生還短什麼？祇不過這一點點敬意，實在是力薄沒法弄。這樣一點點的東西，不但你老人家看不上眼，就我自己，也實在慚愧的了不得。我替我自己說句混話罷，這叫做禮輕情意重，好在我同你老先生相關的日子長，以後再慢慢的補報罷了。」馮二大爺道：「好說，好不敢當。」

坐了一回，駱青相也不便就說要見大人的話，祇得起來告辭。馮二大爺也不留，就送到大門口，哈了哈腰進去了。

駱青相心裏是十分滿意。回到家裏，剛剛他一位朋友出差回來，送了他四瓶茶葉，是頂好的。他急急的就去配上了八臺茶食，又去送給馮二大爺。馮二大爺推不掉，也祇得收了。過了三天，駱青相又去請安。不到半個月，果然熟落了，纔慢慢的吐出來意。馮二大爺道：「容易，我們大人是最喜見客的，你明天午後來，包你見就是了。」駱青相謝了，歡天喜地而去。

次日纔打十二點鐘，駱青相早已蟒袍補褂袖裏籠著履歷，走進門房裏來。馮二大爺睡在煙鋪上，兩個眼還是半睜半閉，仿佛是剛剛下床的神氣。看見駱青相進來，略略的把身子欠了一欠道：「來的早，請坐，請坐。」駱青相道：「不動，不要客氣。」遂即在一旁坐下老等，馮二大爺抽了十二口煙，喝了一碗茶，又吐了幾口痰，方纔把水煙袋拿過來，點根煤子，呼呼的抽了七八口，方纔說道：「大人也剛纔起來，你略坐坐罷。」駱青相道：「不忙，不忙。」一會功夫，馮二大爺吃了點心，洗了臉，方纔站起來。到隔壁房裏去咕啣了一會，早是一個人戴著水晶項子，拿了手本進去。

又捱了一刻，看他掛鐘上，已是打過三點鐘了，裏頭喊，說是請駱大老爺，駱青相便恭恭敬敬的走了進去。在客廳上站著，等了又有三刻鐘的功夫，大人方纔出來。當時行禮、送茶，一切煩文不必敘述。濟大人把駱大老爺的履歷看了一看道：「原來你老哥到省也有三年了，寶眷都在這邊？」說過這兩句話，早已端起茶來送客。等到送到房門口，還說了一句：「沒事可以常來走走。」說過徑自進去。駱青相仍舊回到馮二大爺房裏，坐了一坐。

馮二大爺便問道：「說的什麼？」駱青相告訴了他，馮二大爺道：「都是一樣，你可要時常來走走，不要太疏遠了。總要等到他在煙鋪上見你，那就是水到渠成了。」駱青相道：「承教，承教。多謝，多謝。」遂即辭過馮二出來，又到別處轉了一轉，回家想道：「這馮二很是照應我，想老師說的，他們最嘴饞不過的，須要請他們吃一兩頓方好。但是既請他，就不能不讓他首坐，這個陪客可不容易找。一則怕他們不願意，二則又恐他們借此聯絡了，又奪了我的道路去。」正在躊躇，忽然門口送來一張貼子，說是京城裏來的一位李子亭李老爺拜會。

駱青相看了名帖，曉得是同鄉，還有世誼，但不曉得到四川來做什麼？祇得招呼請見。見過談了許久，方曉得李子亭的叔叔服官四川，病故無子，他是來運柩回籍去的。就趕著去回拜，見面之後，就約下明日下午訪他吃便飯，李子亭也答應了。駱青相又自己去請了馮二大爺，又去約了幾個親戚做陪客。

到得次日下午，就派人分頭去請。先是馮二到了，駱青相早已招呼家人，稱他馮老太爺。因為是稱大老爺不好，稱大爺又不好，還是這樣含糊點好。馮二大爺也不推辭。當時，駱青相讓他首座，座上喊喳了一回，李子亭也來了，坐了第二位。駱青相是明欺李子亭不曉得。李子亭聽見家人稱他馮老太爺，也祇當是不曉得那位候補老爺的老子，不以為意，不過客氣點稱一聲老伯罷了。

這兩個到過之後，眾陪客也都來了。外間早已擺好桌面。駱青相出去送酒，依舊是馮老太爺首席，李子亭二席，其餘依次坐了。駱青相同李子亭談了回京城裏事，又忙忙的應酬馮老太爺去。李子亭也不免敷衍兩句，又問：「老伯是幾時來的？」馮二道：「有五六年了。」李子亭道：「令郎的貴班？」馮老太爺及駱青相，均不曾提防他這一句話，吱吱的半天說不出來，紅了臉一言不發。李子亭還當他不曾懂，又復說了一句。馮老太爺道：「小兒不曾在這邊候補。」李子亭又問道：「老伯恭喜，是在這裏辦什麼

公幹？」馮老太爺道：「我住在濟大人那邊。」李子亭道：「濟大人的事忙，想這些書啟帳房光景也有好幾位。」馮老太爺道：「這些我不管，我是替他上上號簿，辦些雜事。他裏面書啟上另有人的，此外也並沒別人。」李子亭詫異道：「這樣說，老伯就是濟大人的門公，濟大人便是老伯的恩主了。」馮老太爺紅了臉，也不做聲。駱青相早端了酒讓酒，意思想要把他的話岔開。

李子亭先前看見諸位都呵奉老太爺，以為必是一位年高有德的。又見他高談闊論，兩隻眼往上一翻，愛理不理人的光景，本來就有點不自在。今又曉得他是濟大人的門公，心上益發不自在，又見駱青相讓他吃酒，便冷笑道：「酒倒夠了。小弟這次出京，在宜昌經過，有一個朋友請了十幾桌客。剛剛小弟去拜他，他就讓小弟去入席。小弟一定不肯，讓至再三。小弟沒法，走到他客堂裏去看了一看，也還都是些有頭有臉的人，並不是什麼兔子忘八。小弟也還當是官場裏的人，又見主人家十分情真，便也就有坐下來的意思。那知小弟用的轎夫，他執役雖賤，卻還有一點天良。他連忙趕過來，把小弟拉了一把說，請老爺上轎，我見了奇怪，就罵他沒規矩。那曉得他說：‘轎夫沒規矩，也不過是個轎夫，他們坐在上頭戴頂子的人，還更沒有規矩呢！請老爺上轎就明白了。’小弟聽他說話不對，也祇得走，那主人家也就不再留我。我到路上方問轎夫，到底是為什麼？轎夫道：‘老爺也是個官，也是朝廷的名器。現在，這位老爺請的這些客，那裏是什麼好人？都是一班烏龜忘八。老爺雖不是大官，也要顧點身分，不犯著同這些烏龜忘八同桌吃飯。無論老爺是過路的，同他們水米無交，就算是想他們什麼，也不必這樣的丟身分。’我聽了方纔明白。最可怪的，是這位主人老爺，他盡管請烏龜忘八也不要緊，到得明日，依舊可以到外邊去擺架子。卻又何必拉著我們一同去坐呢？這等肺腸，也實是不可解。小弟一向在京，不知道外邊的事，常聽見說外邊這些官場的閑話，也還以為言之過甚，想不到廉恥道喪至于如此！」說畢，就站了起來道：「小弟還要到一處去走走，不克奉陪，就此辭了。」說完往外就走。走到廊下，等到轎夫點了燈籠，一徑上轎去了。主人送他，並在驕子前打躬，他也祇作沒有看見。

這一會，駱青相老大難受，回來坐下，臉上紅一塊，白一塊，就同熱鍋上螞蟻一樣。同坐的見李子亭罵得刻毒，又恐怕馮老太爺生氣，一時都拿不到主意，倒是鴉雀無聲的。馮老太爺笑著道：「這個人是有點痰氣。他是那裏人？說話口音很不好懂，一連串說了些什麼？為什麼說完就走了？他說話慢點，還可以懂得點，像剛纔這一口氣說的，我真直截一句也聽不出來。」駱青相曉得是馮老太爺蓋面子的話，祇得隨著他道：「這人五年前發過一回痰迷心竅，後來好容易醫治好了，總以為是不會再發。那知道三杯酒落肚，就發了老毛病，不曉得滿嘴說些什麼東西。我們吃菜罷。」大家亦就附和一笑，算把這事遮蓋過去。

駱青相等李子亭去後，就叫把李老爺的杯筷撤去。大家寬坐一坐。又招呼房裏開燈燒煙，就讓馮老太爺去抽，馮老太爺亦不推辭，一徑到裏間，睡到床上去吸煙，駱青相陪坐，一邊慢慢的談起：「濟大人有署川東道的信息，你要求他什麼事，也就在這幾天裏頭了。」駱青相道：「這事全仗太爺提撥。」馮二道：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要說客氣話，也要你自己上點勁。」駱青相道：「我前日說的那個地方，怎麼樣？」馮二道：「不錯，我替你回過了，我忘記招呼你。這個缺，上頭是要這個數。」隨把指頭伸了五個。「後來，我們大人說你怎麼精明，怎麼能幹，地方上是頗能得點益處。說來說去，纔減去這些。」又把指頭彎下了兩個。「但是這個數也不容易。一者要你去趕緊設法，如今謀的人多。一者要你想法子去送，不要走漏風聲，鬧出笑話。我們大人亦借此看看你的才具。」

駱青相聽了一驚一喜，當時站起來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馮二也欠了一欠身子又道：「當真你要快去辦呢。」說話間，外間又上了一樣甜菜，駱青相就讓馮二去吃菜，又談了些閑話。這頓飯直攪到三更天纔完。送了客回來，自己靠在椅背上，滿肚裏打算，不得主意。這三千銀子雖說足值，向何處去設法呢？幸而想起，他住的房東是個大有錢的。然憑空開口向他說借三千銀子，恐怕他也斷斷不肯。除此，卻是再無第二條路，祇得去找了房東。先說了些閑話，再落到正文上，並且許他將來加利奉還之後，還要加送他一千以作酬勞。

駱青相這個時候祇要有人借錢，不拘多少都肯答應。房東也不肯放心，叫他寫了四張借票，還要他找個保人。駱青相不得主意，因為同寅裏，斷斷沒人肯保他四千銀子的巨款。事情又一天緊似一天，祇得又去求馮老太爺做個保。馮二答應了，這纔錢票兩交。

駱青相甚為喜歡，把票子帶在身上，乘著官廳上沒人的時候，便去稟見，說是有公事面回。果然制臺見了，也祇談談說得兩句話，制臺卻是捧著一隻水煙袋吃煙。吃了幾口，把煤子插在管裏，忽然又抽了出來，遞給駱知縣吃，這是從來沒有的事。駱青相福至心靈，已經看出這個巧妙。忙把帶的三千兩一張銀票卷了一卷，插在煤管裏，站起來請了一個安，仍舊把水煙袋遞還。制臺的眼光最尖，早已看見了。接過煙袋去，又自己吃了一口，依舊把煤子插進去。駱青相偷眼看時，那張銀票已是不見了，駱青相心裏明白。制臺放下煙袋，就送客出去。

駱青相卻不曾回家，一直到濟大人家，同馮二如此如彼說了一個詳細。馮二也替他歡喜，還贊他機警權變，駱青相歡喜的不得，兩處一轉，時候已是不早。駱青相肚裏也餓了，祇得回家去吃飯。果然，有錢使得鬼推磨，不到五天，駱青相就委了巴縣，濟大人的川東道也就揭曉。濟大人同駱青相各自歡喜，駱青相又備了一分重禮，去送濟大人，濟大人是照單全收，又薦了兩個門丁。駱青相的房東也薦了兩個人，並且說明，一個要做稿案的，姓施名貴。那一個姓周名升，隨便派件好事罷了。駱青相祇為用的是他的錢，不能不答應，祇得收了下來。又忙著去送馮二的禮，馮二早就叫人對他說不要東西，駱青相既掛了牌，省裏也自然是活動了許多，立刻去寫了五百兩一張票子，去送給馮二。馮二意思裏嫌少，駱青相祇得答應他，到了任再補情，馮二也就沒得說了。

過了幾天，是濟大人動身的日子了。那一天接官廳上送他的人真也不少，卻祇有這位駱大老爺不在那裏。看官要曉得，駱青相是最會巴結人的，他這巴縣，又是受過濟大人的成全，豈有不在這裏候送的理？祇因這位駱大老爺性情乖巧，自看過那《升發項知》後，他又化出許多法子，立意與眾不同。大家這裏送濟大人，他卻先到三十里舖去，預備下一座上好的公館，掛燈結彩，在那裏伺候。這邊，濟大人辭別同寅上了轎，轎夫一口氣走了十幾里，濟大人也有點饑渴。早望見一個戴紅纓大帽子的，拿著手本撲面走過來。

早有戈什過去問了明白，便來到濟大人轎子前回道：「駱大老爺在前面預備下公館，菜飯各樣現成，伺候大人。」濟大人聽了，心上甚喜，就吩咐轎夫快走。不多一會功夫，早已到了村口。祇聽見放了三聲大炮，駱青相已是在村口打躬迎接。濟大人要下轎，駱青相再三攔阻，這纔一直進了村子。到了公館門口，果然是非常華麗。

濟大人下了轎，到得裏面看了一看，極目夸贊。接著就是駱青相手本上來，立刻請見。濟大人說了多少的抱歉的話，駱大老爺說了多少沐恩的話。接著又談別事，說個不了。還是駱青相道：「大人走了一天，也有點乏了，卑職暫且出去招呼他們。」濟大人別的到也不妨，就是煙癮來了。見他要出去，便也不十分款留。當時駱青相辭了出來，便招呼先送上點心等件。得到上燈的時候，裏外都是點起蠟燭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大人前是一桌上等的燕菜酒席，馮二那邊也是一樣。其餘戈什等均是上等魚翅席，轎夫跟人等均是海參席。駱青相就在廚房門口一樣一樣的看過，方纔端上去。濟大人吃過飯，過了癮，天已不早，濟大人也就睡了。

次日一早，又是照樣預備。無奈，吸煙的人早上是不能吃東西的，略略的應酬了一點。轎夫等均已齊備，濟大人又對駱青相說了多少客氣的活，方纔上轎。駱青相又先到村口去送，一直等濟大人的行李人等一齊走完，方纔收拾回省。這一番預備，駱青相也很要難為幾個錢。他卻是從這《升發須知》裏推廣出來，自出心裁的辦法呢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